



村子是一阵风

作者:董国宾

温暖的“差评”



□作者:肖春荣



我猛一睁眼,一片云闯了进来。好像无意间说了一句话,这片云饶有兴致地寻梦来了。

我在村子里走动,脚步很轻,却惊飞了一只鸟。这只鸟灵动轻盈的羽翼,滴落一串翠鸣远去了。

我默默地想事情。想停在村口的那辆牛车,想长满苔藓的墙基处,幽幽开着一朵小花。更多的还是想爷爷想过的事,奶奶说过的话。

村子里的事情多得想不完,爷爷把头发想白了,把背想成了驼峰,仍在想。在一处风雨冲刷不到的墙角蹲下来,我会冥想一阵子。爷爷总想村子里能走多少牛车,草垛能不能高过房顶和树梢。我要把夏天和冬天想短,把春天和秋天想长。把日子和岁月想成鸟的羽翼,轻盈地飞起来。我还会想一些虚无的东西,把根本不存在的,想到村子里来。

一阵风吹来,叶子哗哗作响,我的想法把房前屋后的大片树林惹笑了。

村子是贴身的衣衫,我走一步,村子也跟着走一步。村里的人、牲畜、阳光、雨水、脚印,连同飞扬的尘埃,都完完整整地烙在了记忆里。5岁时,我就对村子有了认知,母鸡在篱笆墙下“咕咕”地啄食,褐黄的蚂蚁在合围的树上蹿上蹿下。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,在同一个叫黄岗坡的村子里度年月。乡亲们在炊烟升起处扎根、做事情。树叶落在那些年落过的地方。夕

阳滑过一排排屋顶和树梢,停在向西的有裂缝的墙皮脱落的土墙上。村子里最大的事和最小的事,浑然不觉地闯入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,哪棵树长歪了没能直起来,谁家的老奶奶大清早一开门就唠叨个没完,哪家的枣树夏天能开多少花,有多少没被雨水打落,一直留下来。还知道哪个壮劳力没能够寿终正寝,谁家借钱负债娶媳妇。谁家的一只羊羔走丢了,村南头的人和村北头的人都跟着找。

黄岗坡是我们的村子,村子不大,却完没了地发生一些事。我乐意知道这些事,乐此不疲地与这些事打交道。有些事能让我高兴三天,回味起来,喝一口浓稠的风就能饱肚子。但有些,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。想做到若无其事,当作没发生,抑或干脆干干净净地去忘掉,比屏住呼吸还难受。

风把村子吹旧,太阳把人晒老,雄鸡把村子吵醒,一枚枚叶子卷起又落下。岁月伸出一只手来,把停在路口的牛车打翻。村子像一艘不能靠岸的船。老老少少埋在完没了的事情里度年月。

乡亲们喜欢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长久地住下去,如果屋子足够结实,会不挪窝地住一辈子。他们今天栽一棵树,明天砌一堵墙,后天把卷起又落下的叶子扫起来。做完一件事,再去做另一件事,或者年复一

年地做一样的事情,总是执迷地把不起眼的事做得像模像样。

二大伯的背驼了大半辈子,仍在往上挺。老奶奶花了眼,还在使劲地眯,要把飞扬的尘埃瞅出光芒来。尽管冬去春来的时光里,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,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,仍旧在即将走完的岁月里,产生无限的眷恋和怀想。

村子是一阵风,一阵向外刮的风。多少个寒来暑往才向外刮出几步、几十步,有时却刮得异常快。黄岗坡原来小得像巴掌,后来像荷叶,再后来像什么,我一直努力地想,有时又不敢想。我怕想了风后面,被风牵着走。

村里人喜欢扛着铁锹出门,牵着牛进进出出。出门时使劲吆喝几声,把浓浓的乡音留下来。再往后,唱歌的声音填满了村子。唱歌的人,有上岁数的老人,有抱小孩的妇女,全都是黄岗坡的人。村子里树木成行,一渠清水从村前流过,一片月光照下来,分不清是景还是画。

我在村子里轻步,一只翠鸟飞出去又循声飞回来。一片云挂在天空,很快变成了一个个云朵,天空海一般湛蓝。那是一片寻梦的云。我想告诉你,村子是一阵风,一阵向外刮的风,这阵风还把稀奇古怪的东西带到了村子里。

“老虎”父亲变猫记

□作者:马明建

这几天,我爱人把八十多岁的父母接到了我们身边。刚来第一天,爱人提议让他们洗个澡,母亲能自理自己洗,我帮父亲洗。

当我用手挽着颤颤巍巍的父亲往洗澡间走时,父亲用那双被岁月侵蚀得混沌的眼睛望了我一下,眼神中露出可怜巴巴的神色。看到父亲这个样子,我的心就像被蜜蜂蜇了一下,难受极了。我知道,父亲是在用眼神告诉我,他人老不中用了,连洗个澡都得让我帮忙,心中因为“麻烦”到我而感到羞愧……

父亲年轻时候的眼神可不是这样子!从我有记忆开始,父亲的眼神一直是严厉的,作为一家之主,父亲在家里是有威严的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管谁不听话,只要父亲走到屋里用眼神一扫,都会变得鸦雀无声,虽然父亲从来没有真正打过我们中的任何

一个。

记得十七岁那年,我在高中读了两个月不想读了就赖在家里不走。父亲气炸了,扬起巴掌,咬牙切齿地来到我身边用双眼紧紧盯着我。那一刻,我看到了父亲的眼神,那眼神里露出凶光,非常可怕。我害怕父亲的眼神,就妥协了,拿起书包向学校走去。

可是,不挣气的我到最后还是辍学了。那时,父亲虽然没有再埋怨过我,但是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沮丧和失望。也是从那时开始,父亲的眼神从来不会像以前那么可怕了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以前对我期望最大的父亲也许是“心死”了吧。

后来,随着时间的流逝,父亲已经适应了我的平凡,开始操心我的终身大事,有了新目标,父亲的眼神又有了光彩。可我偏偏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有一

次,有一个勤劳能干且父亲也看好的女孩很喜欢我,我却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和人家提出了分手。后来,父亲逼着我给女孩道歉,我不听话时,父亲的眼神又变得严厉起来,和以前一样扬起巴掌要打我,但巴掌始终没有打下来,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。父亲拿我没办法,眼神又变得沮丧起来。那时我忽然发觉,一向像老虎一样不怒自威的父亲被他的“孝顺儿子”“折磨”得像只“病猫”了。也许父亲知道,“儿大不由爷”,他渐渐收敛起自己的傲气,对我听之任之了。

直到我建立了自己的小家,父亲每次看我的眼神已经变得“小心翼翼”了,生怕“得罪”了我似的。

父亲的眼神因为他不挣气的儿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,直到耄耋之年变得“可怜巴巴”,这大概是天下所有父亲的缩影吧。



荡舟金波里
肖明建



霜染红叶醉浅冬 侯建平摄

母亲是美食博主

□作者:蒋夏溪

“很多人咨询我辣椒炒肥肠这道菜怎么做的哎。”母亲盯着手机屏幕,笑得合不拢嘴。看着此时兴高采烈的母亲,和刚来城里的样子,形成鲜明对比。

想起刚来城里的母亲,终日觉得无所事事,母亲认为居住在城里的商品房,如同被困养在笼子里的鸟儿,失去自由,她每天都提不起精神来,经常吵嚷着回乡下。有天,我在刷抖音视频的时候,灵机一动,心想:可不可以也让母亲像美食博主那样拍下煮美食的视频,放到网上呢?这样,母亲就不会觉得没有事情做,感觉无聊了。

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,母亲认为我在没事找事,摆摆手说,“我一个老太婆,有谁能看呢?”我拉着母亲的手说,“你就试着玩一下嘛,反正拍视频没有任何损失。”于是,我在网上上传母亲炖五指毛桃鸡汤、清补凉糖水、香芋西米露糖水的视频,想不到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粉丝的兴趣。我把粉丝的留言

拿给母亲看,笑着和母亲说,“你看看,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菜哦,让你继续更新视频。”母亲眼里仿佛闪着光,不可思议地说,“真的吗?真的有人喜欢我煮的菜吗?”自此,母亲的脸上也重现往日的笑容,渐渐从不露脸拍视频到露脸,自信满满地说着一口不太标准的广东普通话,向粉丝介绍如何炒菜,教粉丝如何挑选新鲜的蔬菜和肉类。

母亲也自己研究怎样拍视频,编辑视频和发视频。平时,我上班忙没有空帮她编辑,她就自己行动起来。

有天,母亲从菜市场买菜回来,大门都来不及关,便兴高采烈冲进来,说,“女儿,我今天在菜市场买猪肉,猪肉档的老板是我粉丝,他居然说送几斤猪肉给我。现在在街上,也经常遇到我粉丝呢,个个都拉着要和我合照,还约我去他们家玩呢。”我笑着说:“是啊,你现在可是大网红,我同事都刷到你的视频哦。”

母亲在网上的粉丝越来越多,她拍视频的劲头也越来越大,弄懂怎样拍视频和编辑视频后,她为了给粉丝拍更多有质量的美食视频,又自己研究起了食物的营养搭配,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。

看着自从做了美食博主的母亲,心情日渐开朗,我也很欣慰,母亲终于找到精神寄托,也算是老有所得,老有所乐。

